

揖
岩
樓
隨
筆



揮 巖 樓 隨 筆

聖 敏 著

正 聞 版 社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出版

揖巖樓隨筆

每冊實價國幣八千元

著者 聖

發行者 鄧

生明敏

發行所

江西贛縣鑛子巷十三號
中正大學校友會
南分會正開出版社
電報掛號四三九五

版權
翻印
必究

印刷所

正氣日報印刷廠

總經理

贛縣文化書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目錄

1	遐想	一
	「士的階級」與「士的階段」	三
	職業教育	五
2	戰地菩提	七
	顯微烈士	一〇
	悼謝毓馳	一二
	長勝的一頁	一四
	紐倫一年	一五
	旅途雜筆	一六
	京滬遊記	一九
3	久住難爲隣	二二
	沒有出亂子	二三
	民主	二四
	貪官送匾	二四
	接收史無前例	二五
	關於熊貓小姐	二六
	由高脚師講起	二七
	何不以關金爲法幣	二八
	雲做生意了	二九
	超人雅士	三〇
	法律面前沒有例外	三一
4	日記二章（二十九年）	三二
	注重講解	三三
	平劇的內容與觀衆	三六
5	酒	三六

烟	三九
茶	三九
6	
掃岩樓隨筆	四一
7	
我們的一天	四八
和氣生財	五〇
8	
平淡的傳奇	五二
「家」與「枷」	五四
各式各樣的戀愛觀	五五

白色	五六
9	
小眼睛	五七
太極拳	五八
趙笙齋	五九
王寶川	六〇
顧八奶奶	六一
孫行者的羅曼史	六三
10	
後記	七一

遐想

在工作疲倦的時候，我時常走進花園；走進花園，我就時常看着那二箱蜜蜂，飄蕩出我的幻想。

春天的陽光是溫暖的，桃花也開得特別鮮豔，蜜蜂羣正匆忙的飛翔於花叢間，他們並不是欣賞那池塘邊迎風搖擺的垂柳，也不是聆聽那活潑鳥兒的歌唱，只是選擇自己需要的花朵，來進行吸取的工作：裝滿了所需的材料，即刻飛開，不管鮮花曾經怎樣的順從，這時拋出挽留的媚眼，却回到窠內，去製造公共的食糧，而且，在工作中，絕不偷工減料，營私舞弊，只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工作時我爲人人，結果是人人爲我。

對着這樣的事實，回想我們萬物之靈的人類，爲了企求自己更多的財產，更奢侈的享受，時時計劃併吞別人的所有，侵略搶劫，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真的，假若人類不能忘却個人，專心服務社會，那合作，互助，一切都是空話。

固然，蜜蜂的行爲是由於本能，所以，幾千年來一直如此，不知道改革，也沒有進步，儘管我們歌頌他那服務熱情，優良紀律，近乎理想的大同社會，但是，它仍舊有好吃懶做的雄蜂，一無能力，尸位素餐，其實，勤勞的工蜂亦不過是順着本能工作，『爲誰辛苦爲誰忙』它們根本想不到。

是的，人類究竟不愧爲是萬物之靈，有思想，有創造，他知道爲誰辛苦，他能够克復環境；然而，人類仍有愧於爲萬物之靈，戰爭、搶奪、謀害、劫掠、他們太希望別人爲他而工作，太不願意自己爲別人而工作了！

如何能融化地區間民族間的歧視與隔膜，使人類能發揮各自的所長，淘汰他們的缺點，在捨己爲羣的崇高心靈中，去實現我爲人人，人人爲我的大同世界？

我曾經這樣的幻想，幻想能够用社會教育的方法，使全人類能够忘却個人私利而誠心的服粉社會，因爲，只有在這個前提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計劃經濟，才不會變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大公無私，捨己爲羣的大同世界才能够真正實現。

在大同世界裏，沒有破壞，只有建設，人人埋頭於如何增進全人類幸福的工作，試想，一顆原子彈破壞的東西，是怎樣的多？如果將一次大戰中所消耗破壞的東西，全部用之於建設，結果又將怎樣？

由於科學的突飛猛進，由於戰爭中殺人器具的殘酷，我覺得今日的教育，太偏重於技術及理論的研究，而忽略了道德的心靈教育，所以，科學越進步，對人類愈不利！

『世風日下』，今日的人，更加自私，只顧目前了，這自然不能全歸咎於教育；社會經濟的不安，以及國家，甚至全世界和平的難以取得，使人人無暇想像『天下一家』的能否成爲事實，估計明天以後的社會情形，大家只有盡可能的把握現實，把握今天，真的，大眾生活，誰都知道比之五年前十年前更可憐，他們都在半飢半餓的狀態下挨着日子，罷工罷教的事實雖然多，但還有更多數的人是默默的掙扎在飢餓線上，生爲今日的人民，確是太痛苦了！

然而，孰使致此？還不是因爲野心家們的自私，希望別人爲他而工作！以及地區間民族間互相歧視與爭奪！可是，要他們互相了解，要他們誠心服務社會，這可不是現在的教育所可以成功！更不是教育以外的其他方法所可以奏效，於是，我再度想起道德的心靈教育，用什麼方法，來改造人類的心？

這似乎也太飄渺虛無的一個想頭，但是，這却確實是大同世界的基礎，在生活的重壓下，我希望仍舊有我們的先知們注意及此，注意如何用教育的方法，來改造人類的心。

『士的階級』與『士的階段』

關於人的類別，我們一向有一句人盡皆知的成語，就是『士農工商』，所謂『士』，是四民的一種，而且在地位上講起來，『士』的階級還特別崇高，他是四民之首，諺云『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就是這個意思。

讀書人，在我們的社會裏，一向是自成一階級的，尤其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原則下，『學』而『優』則『仕』的，不僅此也，『學』而『不優』的人，也還是『仕』，只要他是讀書人，倒不管他究竟讀了多少書，或是讀通了多少書，他可以做官，所謂狹義的仕；他也可以在家鄉爲紳士，所謂廣義的仕，廣義與狹義，換言之，就是直接或間接的『治人』。

另一方面，農工商等從事職業的人，就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不須要懂得『肉食者謀』的政治，不須要技術以外的知識，『農子永爲農』，『工子永爲工』，勞動，生存，因爲勞動，取得生存的資料，能够生存，就滿足了他所有的願望，真的，他只要能够平安的度過一生，有妻子，有兒女，就够了，君不聞：『寧爲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這一種多麼老實可憐的呼聲麼？

就由於這種人造成我們的社會兩面：一面是強凌弱，衆暴寡，沒有是非，沒有正義，今日的友，明日可以成爲敵，今日的敵，明日又可以成爲友，每個人專注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享受，無時無刻不在想剝削人家，無恥、荒淫、卑鄙、醜惡、趨炎赴勢……所有醜惡的名詞，都創造得這樣完全，表現得這樣清楚！

他方面，長期被剝削，被壓搾，被欺凌，被殘害的結果，不想抵抗，苟且偷生，他想：『這有什麼辦法呢？還不是由於自己的命！社會上痛苦的人這樣多，他們連生存都不能夠呢？自己假若還能夠有一個妻子，甚至有一個家，不是難得之中的難得嗎？兢兢業業的工作吧？假如工作的收入被剝削得太多，就生活得苦一點吧？大家來束緊褲帶，『半飢餓狀態下』，仍舊是幸福的，如果被剝削得不能生存：唉！那就在一聲哀怨命運的嘆惜中，善良的離別這勞苦的世界？』

就是這樣，許多被剝削，吃苦，牛馬的工作，半飢餓的生存，不要知識，不用思想，絕不鳴不平，任勞任怨，善良無知，苟且偷生的愚民，使剝削者能够荒淫、能够自私、能够剝削他們，愚弄他們，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條，得到廣大的使用，組成這不可理喻的社會。

社會就是這樣不可理喻而可理喻的，所以，我們要使它合理，只須消滅這些歷史所遺留下來變了質的『士的階級』，而使凡人都有一個『士的階段』就行了。

士的階段是什麼，我暫定它為嬰孩時期以後的一個階段，這階段的主要目的，是去取得生活的知識與生存的技能，生活的知識，就是能辨別是非，有正義感，知道正確的權利與義務；生存的技能就是使一個人能够為農為工為商為自由職業者為公務員等的技術與能力，所以，『士的階段』，就是受學校教育的時期；人人都有一個士的階段，就是人人都有一度學校生活（許多國家辦義務教育即是）。

消滅了特殊的士的階級，就沒有荒淫無恥的寄生蟲：『剝削者』；凡人都有一個士的階段，就沒有苟且偷生的可憐蟲：『愚民』，所有的人民都經過士的階段，而大家都是具有職業有智識的真正公民了。

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就是教授職業技能的教育，與普通中學普通知識的傳授相對，故而，亦可以叫做專門教育，不過，我們普通都把專門教育稱呼專科以上學校的專門教育，而把職業教育的稱謂，稱呼與中學相等的專門教育，稱呼雖有不同，概括的給它一個定義，職業教育是授以某項專門職業技能的一種教育。

在『士的階級與士的階段』一文中，我曾經引用了『士農工商』這麼一句話來說明我們社會一向是把『士』變成別於農工商等職業人士之外的另一階級，而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話，亦就是認為從事職業的人，不必勞心，並且他是受治於人的。

這是一種不合理的現象，合理的社會，應該每個人都具有普通的政治知識與一種正當職業。如果要拿一句話來表示的話，可以說：『士：農工商』，『士』字下面是一個冒點，它與『士農工商』不同的點，是無論學農學工學商的人，先都得讀書，換言之，就是任何人都是勞心的，而且都有一種職業；事實上，亦惟有任何人都有一種職業，做官才可以叫着為公衆服務，而當一個公民被選為公務員的時候，亦才可以說他暫時放下私人的工作而為人民大眾服務。

這裏，我且引一個故事來說明，據說美國有一位當選的總統。在就職的前一天，他考慮了一晚，他考慮假若他出任總統，就沒有時間來管理自己那一大片農場。那片農場亦許會因為管理不善而使私人經濟宣告破產，但是，出任總統是當選者的義務，他不能因為私事而不盡義務，於是他出任總統。

做官大至於總統，而顧慮到私人經濟破產的問題，我們國度的人民是不易理解的，但是，只要你想到了『服公務』這概念的時候，那就不足為怪了，今日憲法草案上規定『人民有服公務的義務』這樣一

條，來代替昔日認『做公務員是一種權利』，這實在是很合理的。

至於勞心者假若是一羣不事生產，專門剝削別人，沒有正當職業的特殊階級，而職業階級又不勞心，職業技術無法改良，那社會就永遠沒有進步，儘管人家已經是『原子時代』了，我們仍舊停留在『原始時代』！尤其在落後的農村社會，耕種技術不變，農民無知識，地主不必有職業，地主的子孫們，只須在普通中學混到一張文憑能夠回到農村愚弄愚弄農民就够了，為什麼贛南進職業學校的人不多，其實就因為贛南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鄉村地主們的子弟，是不需要一種職業的。

記得去年在樟樹，和一位職業學校的校長談過：『讀普通中學，完全是爲了進一步入大學研究的基礎，一個普通中學高中畢業生，假若他不進大學，就還不能說是一個實用的人，進工廠銀行等須要專門技術的事務固然不適合，即使想當小學教師，將來也不允許，因爲專精的結果，各種事業都有更適合的專門人才。』真的，這並不僅僅是一個辦職業學校者的宣傳語，普通中學六年制的缺點，已經有許多人提出責難：職業教育所學的更實際，及畢業後進可以攻（一樣可以投考大學繼續深造）退可以守（從事適當的職業）的事實，也是大家有目共見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終究要走上軌道，每個人必須要有一項職業。

爲什麼？我們睜眼一看現實：人家都在那裏爭做事，我們在這裏爭不做事。上焉者大發國難財、勝利財、接收財，下焉者就實行偷與搶的本領，在大路旁放一陣槍，滿汽車的貨物，滿身的鈔票都歸了他的所有，不做事而要生存甚至於要享受！這樣的社會，再不改良，是不是要毀滅？人家不消滅你，自己都要毀滅！所以，每個人必須要有一項職業，一方面社會上沒有無業遊民與剝削者，他方面有職業的人都在勞心——孜孜不倦的從事科學研究，我們的社會才能永存，也才能由『原始時代』趕上『原子時代』。

三十五年五月於贛城樟樹樓

戰地菩提

大學人物雜憶之一

記得第一次上哲學課的時候，因為是文法學院全院的必修課，人太多了，改在大禮堂授課，我們第一次看見這位菩薩教授，而這位菩薩教授，就在第一次的課務，於大學的大禮堂上，教同學們怎樣打坐：

端坐在總理遺像的下面，盤着腳，捏着指，閉着眼睛，光亮的黃色面孔，光亮的頭，除了額門前沒有受戒的火點，真像一尊活菩薩。

就這樣，大家稱呼他爲菩薩教授，而因爲學校那時又處在戰時戰地最前線的泰和，所以，我們都美其稱呼爲『戰地菩提』。

戰地菩提總是閉着眼，喃喃自語般地佈道——不，是講解哲學；哲學者，思維之學，玄而上之學也。

他說：「夢裏明明有六七，醒後空空無大仙，比如我們在夢裏，夢見一匹惡狗，死命的追着我們，我們驚慌的躲避着，生怕被它咬一口，直至嚇出了一身冷汗，醒了過來狗亦沒有了，原來是一場夢！對着夢中那種恐怖狀態，真覺得好笑，其實，你就不需要躲避，讓它咬一口，有什麼關係，橫是一場夢，所以，一個人不應該太「執着」，人生亦不過是一場夢耳，夢裏爭權奪利，醒後一無所有！」

「同時，我們要追求我們的大生命，大虛空，大靈光，個人如同海水中的波浪，波浪隨時有生有滅

，但海水的生命却無窮，固而，我們應該識我，無我而後大我，個人與萬物合一，所謂以宇宙之所有藏之於宇宙，就不會霸佔，爭奪，因為別人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別人的，一切都是宇宙內的東西，一切歸宇宙所有！」

他又說：『萬物唯心所變；你們覺得這教室，這黑板是有的嗎？其實並沒有，這不過因為你們心裏覺得它有，所以就有，比如夢中你們覺得一匹惡狗正追着你，其實，自然沒有這會事。還有，我們更可以催眠術來證明這惟心所變的真理，被催眠了的人，如果給他一塊冰，而告訴他是一塊燒紅了的鐵，他心裏認為是一塊鐵，馬上手就會被燙起泡來，如果你給一張硬紙他，而說是一面鏡子，他就可以在紙片上照見站在他後面的人，為什麼？這就是惟心所變。』

海水，波浪，大虛空，大靈光，惟心所變，這就是我們菩薩教授的哲學，菩薩教授是研究佛家哲學的，據說他初去日本，原是研究政治的，那時，他風度翩翩，談話流利之極，後忽改行研究佛學，自後，說話老是期期艾艾，喃喃自語，許多人甚至認為他是傻子了，其實，他是有真實的學問，並不默，讀者不信，筆者還可以舉事實為證：

當學校裏初次請他來的時候，大約是有眼不識泰山之故吧？聘他為講師：講師就講師吧？橫直他與世無爭，與人無爭，但，到校不久，我們那國際有名學者的校長先生却有一次約他談話，校長約教師談話，本是常事，但，這一談的結果竟大不相同，校長先生大大的贊佩他的哲學，馬上改過聘書，改聘他為副教授！

這樣，同學們對他另眼相看了，記得有一次，我會參觀他的住所，小小的廳堂，中掛着一張佛像，佛像前一縷清煙，清淨，莊嚴！他很客氣的招呼我坐下，與我海闊天空的縱談，記得那時他對吃齋有過一番議論，他承為一個人吃齋要從心裏起，要絲毫亦不勉強，所以他從不勸人勉強吃齋，他說：『吃齋

齋而老垂涎吃葷的人，吃齋有什麼意思呢？像我，即使擺許多筵在我面前，我一點也不想吃，『不過他還是勸我們說：『你們要吃葷當然可以，不過應該到岸子上去弄，不要自己去殺，殺生確是不應該！』聽說，假若他要款待客人，他一樣會到岸子上弄豬肉請客人吃，不過他自己不吃而已。

俗語說：『大智若愚』這話說在我們的菩薩教裡更是萬分準確。上課時，他總是閉目合睛，喃喃自語，不管八九十個人的課，實際上只有十幾個人也好，他還是一個人。『大生命，大虛空』的，說得起勁得很，我那時是主張上課義務說（註）的，所以，我倒時常聽他的宏論。

有一次考試，大約因為同學們聽課的太少，考起來總要翻書，他居然發覺了，這一次他就要大家先把講義交了再考，同學們交上了各色各科的講義，甚至把哲學講義交上，但却留下了他指示了範圍的幾張，考的時候，同學們大抄講義，而他却洋洋得意的看着繳在講台上的一大塔講義說：『這樣就好，這樣就是真正的考試！』

菩薩總是怡然自得，心靈平靜的，有一次他却發怒了，那是在聽了余精一博士的一場演講後，余博士否決了西方，並且說：『人類吃什麼像什麼，西方人嗜肉食，故身體強悍，事事進步；佛教徒吃素，所以退讓、忍耐，沒有進步，』他並且舉例說：『牛羊是吃草的，所以他的性格如植物似的趨於屈服，任人宰割；而食肉者，即使小而至於家裏面養的貓，亦強悍得很！』

第二天，在哲學課上，他竟很氣憤的說：『西方自然有的，為什麼？真的，在我開始接近佛教虛空之說的時候，我確實有點悲觀！世事既是一場空，那我們吃苦，努力，爲的是什麼？雖然說個人是波浪，人類是海水，而海水是永存的，但波浪總是波浪呀！但是，有西方，有極樂世界就不同了，個人才願意苦修於今世！』

並且說：『什麼吃什麼像什麼，那我們要像人不是要吃人嗎？』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是非常激動

的！

離開學校二年了，二年來，只聽到一點關於他的傳說，傳說勝利之初，學校復原，由日本人手裏接收的時候，幸虧他去，由於他流利的日語，方才順利的接收，傳說新任校長，因為實事求是，不尙空談，而將他解聘……

（註）上課義務說：那時對於上課同時有三種學說，一種是上課義務說，認為來到學校裏，上課是一個學生應盡的義務，既屬義務，故不能不盡義務，這一派的人，缺課的很少；一種是上課權利說，認為上課是學生的權利，權利可以享受，但也可以不享受，所以這一派的人，缺課次數較多；第三種是上課例外說，認為學生在學校裏，爲了文憑，爲了學問，不一定要上課，偶爾到講堂聽講，實在可說是例外也！

顯微烈士

大學人物雜憶之二

奇兄自泰和來信，他說：「杏嶺舊日正大的校舍一律無存，惟一尙可得見的，只有顯微先生紀念塔矗立在山腰，迎風映日，獨個兒默默無聲，在暗嘆着其他建築的先後凋落。」

真的，顯微先生殉難，不覺得就整整五年了！五年前，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敵人從贛北南犯，學校提前放假，師生間，大家都在做逃難的打算與行動的時候，顯微先生却登高一呼，組織戰地服務團，赤手空拳到前線去從事慰勞服務等工作，記得服務團還未組織，大家正在紛亂着準備逃亡的時候，有一次公開演講中，他慷慨激昂的說：『我們知識份子對國家做了些什麼？敵人打到了自己的家鄉，却還

要後退，要別地根本不知道抗戰意義，沒有受過戰爭破壞的地方的人民來打？……老實說，現在不爲國家出力，更要等待何時？」

顯微先生，一位研究歷史的史學家，一位見於歷史中你爭我奪都是爲了私，爲了私自一家的緣故而主張廢姓；大家都是獨立的個人，對人羣對社會服務，所以，他廢除他的姓，而改名顯微，儘管姚名達的名字在銓敘上可以爲教授，他仍舊要用顯微這個無姓的名字，從頭由講師做起。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熟習歷史的人，却很激動的走上戰場；不自量力，赤手空拳的走上戰場，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這也許是很費解的事，這也許正如同某一班人認爲他是一個不懂世事的書獃子。但是，在今日，他所犧牲熱愛的國家已經勝利，却是慘勝！他所痛恨的侵略者已經失敗，却正一天天反在強大！我却憶及這被人目爲不懂世事的書獃子；

近視眼鏡，圓圓的臉，圓圓的嘴，時常都是露出笑容，說話雖不順暢，但內容却很高明，分析歷史，有他自己的眼光；講解歷史，有他自己的方法；大胆假設，仔細求事實的證據；不爲歷史所蒙蔽，有思想，有正義！

記得那一次敵人的竄擾，結果並沒有到泰和，當敵人退回原來地方以後，學校仍舊在泰和復課。那時，全校曾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追悼大會，並請了許多人到前線把他的靈柩寬回，安葬在學校裏，還將他的遺作展覽一次。遺作中，楊兄在他的日記中還發現了一段愛的記述。由這段愛的記述，我們又了解他是如何一個懂得愛情的人！

一個懂得愛，了解歷史，有是非，有熱血的人，在反抗侵略的戰爭中，成仁殉難了！這是教育界一顆光亮的星，雖然只一閃，但卻永遠印在每一個人的心內。

悼 謝毓馳

拖着被胃病腐蝕的

瘦弱的身體，

懷着多年

社會經驗的辛酸，

你——

再一次，

負笈他鄉，

去摘取那智識的苦果，

憧憬着耀眼的希望，

而今——

竟爲狂風吹散！

是贛江中，

我們開始

連繫起老同學的友誼；